



彭 林 嚴佐之 主編

方苞全集

第一冊

朱子詩義補正
周官辨

復旦大學出版社





彭 林 嚴佐之 主編

方苞全集

第一冊

朱子詩義補正
周官辨



方苞全集工作委員會

主任 胡連松

副主任 劉中漢 陸應平 徐雄 胡睿

委員 王志義 雷建鳴 謝文婕 潘利民 江學潮

戴波 陳玉蓮 汪艾東 唐紅炬

本書爲

二〇一六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合作項目
安徽省桐城派研究會學術研究規劃項目

朱子詩義補正卷一

方望溪先生著

門人高密單作哲編次

國風

孔子刪詩于叢細之事淫汙之辭備存而不削
所以使萬世之人君因此以識治體而深探其
本也芣苢兔置何關國事然婦人皆樂勤其職
業野夫皆自厲于忠良自非聖人以至誠感人
心以王政運天理不能有此氣象鄭衛齊陳之
姦聲汙人口耳而具列之使有國者見之惕然

周官集注卷五

春官宗伯第三

天地中和之氣備于春、宗伯掌禮以教民中、掌樂以教民和、故曰春官宗尊也、伯長也、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

禮謂五禮、其別三十、有六、舜命伯夷典三禮、曰汝作秩宗、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宜、彝器之量、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祇



儀禮喪服或問

喪服不及高祖何也與曾祖同也何以知其同
無可殺也何以知其非無服也未有旁服以是
屬而反遺於正體者也服之有差所以責其誠
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
易曾祖爲五月高祖三月而例以小功總麻之
月數未達於先王稱情以立文之義也

父在爲母齊衰期何也所以達父之情而便其
事也期之外父居復寢樂作矣而子纍然哭泣

春秋直解卷之一

余 琰

桐城方 苞著

門人程 瑩校讐

劉 敦

次男道興編錄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者君之始年也春王正月者周正建子之

史記注補正

方望溪先生講授

門人

程 峯

王兆符

編錄

黃帝紀

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爲多焉

與讀去聲言與事爲多也又或舉字之譌周官
師氏職王舉則從故書作與亦謂王與事

死生之說存亡之難

世傳醫經皆黃帝與岐伯問難語存亡之難疑

望溪先生文 偶抄

讀經

讀古文尚書

受業王兆符程峯搢



先儒以古文尚書辭氣不類今文而疑其僞者多矣抑思能僞爲是者誰與夫自周以來著書而各自名家者其人可指數也言之近道莫若荀子董子取二子之精言而措諸伊訓大甲說命之間弗肖也而謂左邱明司馬遷揚雄能爲之與而況其下焉者與然則其辭氣不類今文何也嘗觀史記

353313

重刻方望溪先生全集序

六經四子皆載道之文而不可以文言也漢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之徒始以文名猶未有文家之號唐韓氏柳氏出世乃辨以斯稱明臨海朱右取宋歐曾王蘇四家之文以輩韓柳合爲六家歸安茅氏又析而定之爲八而後此數人者相望於上下千數百年若舍是莫與爲伍自是天下論文者意有專屬若舍數人即無以繼賈馬劉揚之業夫自東漢以迄於明其間學士詞人蟻聚蜂屯不可計數一二名作先後傳誦宇內者亦如流水之相續於大川而其爲之數百十篇沛然暢然精光招人問不可磨滅則自韓柳歐曾王蘇

望溪先生

全集

正集十八卷

集外文十卷

集外文補遺二卷

年譜二卷

望溪先生文集

清咸豐間戴鈞衡刻本

主編序

嚴佐之

桐城望溪先生方苞，是一位在清代文學史、經學史、理學史書寫上都大名鼎鼎的人物。望溪先生以「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介韓、歐之間」開示爲學宗旨。他的古文，「義法則取鎔六經，氣格則方駕韓、歐」，譽之者「盛相推挹，稱爲北宋後無有」；他的經義，「寢饋宋元經說尤深」，「不爲苛細小辨，詳誦本經及傳注，而求其義理于空曲交會之中」，譽者謂之能「揭築大義，每多自得之言」；他的理學，「究心宋賢義理之學」，「一以程、朱爲歸」，譽之者稱其「立身一依禮經」，「儼然以衛道自任」。除古文、經說、理學三者卓然名世之外，尚有經世之學大可標舉，即全祖望墓銘所謂「其用之足爲斯世斯民之重」者也。然而，望溪先生又是個在各方面都極具爭議的人物。他的古文，錢竹汀以爲「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他的經說，阮雲臺編刻皇清經解「概不錄焉」；他的經世之學，曾滌生以爲「持論太高」，「迂闊而不近人情」；甚至他的道學德行，也有人指其虛僞，如梁啟超說「他口口聲聲說安貧樂道，晚年却專以殖財爲事，和鄉人爭烏龍潭魚利打官司」。嗚呼！褒貶不一若此，知人論世，不亦難乎！

我對方望溪先生的生平學行素無研究，很久以來，不過是停留在閱讀左忠毅公軼事、獄中雜記等幾篇古文範作的初級程度，至於其他方面的些許獲知，亦多源自耳食而非體悟。只是因為後來獲得幾次機會認真讀其文、看其書，於是纔有了漸漸走近他、觸摸他的感覺。

第一次機會是二十年前在美國哈佛大學協助沈津先生編撰哈佛燕京圖書館藏中文善本書志，我負責清人經著部分，在一部清乾隆英德堂刻本李灝撰四書疑問中，見有乾隆元年方苞序文一篇，經查乃屬文集未收、書目罕覩之稀見文獻。李灝字柱文，號滄江，江西南豐人，雍正八年歲貢生，授官永寧縣訓導，著述又有易範同宗錄、詩說活參、五經疑問、菡堂類稿等。按明代姚舜牧嘗撰四書疑問一書，以其學宗姚江，立說多與朱子異。此書雖同其名，然灝係遵朱之士，其所疑者，乃「就朱訂朱」，所謂「朱子門中獻疑弟子」也。乾隆元年，李灝薦試博學鴻詞，在京師謁見方望溪，出示此書請教。時望溪先生年屆六十有九，受命再入南書房，編前明、本朝四書制義，充三禮義疏館副總裁，得此書，激賞之，大呼「先得我心，早發其覆」，遂欣然命筆爲序。序中說道：

吾謂當今之害，不在異端、俗儒，並不在偽儒。偽儒之害，害其從事斯道者也。當今之害，患在群奉真儒，不知別白，貿貿焉是其所非，非其所以，反授外道以入室操戈之柄，而害且遍天下。……朱子之學，孔、孟以後所稱世間真儒也。其德業雖集群聖之大成，而畢生

纂述，豈無前後異詞、彼此異見者乎？又豈無因人異說、考覈失是者乎？至於語類所編、文集所載，錯雜牴牾，頗若飛蓬亂繭。外吾教者，適樂藉此以售其黨邪陷正、陰釋陽儒之計。而寶全書者，方且曲意彌縫，左右調合，資以說經，作為制舉義，是重朱適以輕朱也。……今李生，西江人也。西江之學，多左象山陸氏，而李生獨宗朱子，且於朱子知所抉擇。……余始喟然太息，謂李生是編，知者許為紫陽功臣，不知者必斥為狂為僭，然而善讀朱子者，其必有以察之矣。

方望溪學宗朱子，却毫不諱言朱子學說確實存在可以商榷的疑問，毫不諱言當下危害朱子學最大的，不是「外道」而是「內鬼」，是那群高調尊朱、一味佞朱之人，「重朱適以輕朱」，「捧殺」甚於「罵殺」。方序所表達的深刻洞見與尖銳批判，反映了康乾時代宗朱學者的自我反思愈趨成熟，讀後印象深刻，尤其是他的「宗朱而不佞朱」主張，旨義甚獲吾心。可以說是受方望溪這篇序文的啓發，使我在此後撰寫書志的過程中，「別具隻眼」地陸續發現不少相似的書例，如汪份增訂四書大全、李沛霖四書朱子異同條辨、陳其凝四書朱子或問語類等。回國後還曾寫過一篇文章，特地揭示這些海外稀見經籍文獻的學術史意義，發表在海外中國學評論專輯上。

第二次走近方望溪，是因為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朱子學文獻整理與研究」課題，鑒於「朱陸異同之辨」在朱子學史上的特殊意義，專設「歷代朱陸異同文類彙編」子項目，將散見

於各類古代典籍中專論「朱陸」或「朱王異同」的單篇文獻輯錄一編，於是便有了拿來望溪集前後翻閱一過的機會。在清前期，「朱陸異同之辨」一直是牽涉儒學走向的宏大議題，參與討論者上至碩學鴻儒，下及村野塾師，紛紛意見，各各選邊。望溪先生自青年時代即遍讀宋儒解經之書，遂服膺周程張朱五子之學，以爲「孔孟以後，心與天地相似而足稱斯言者，舍程朱而誰與」。他嘗與李剛主數論「格物」不合，與王崑繩激辨程朱得失，誠然一朱子學脉中人。望溪先生的「朱陸異同」議論文字，主要見諸學案序、再與劉拙修書、與李剛主書、李剛主墓誌銘、重建陽明祠堂記、鹿忠節公祠堂記等文章，且多就「朱王異同」而發。總體而言，他認爲朱子、陽明都是希聖希賢之學，「陽明氏所自別於程朱者，特從人之徑塗耳，至忠孝之大原，與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則豈有二哉？」然則朱王「從人之徑塗」，畢竟存在高下密疏之分。學案序一文即對此有所理論：

昔先王以道明民，範其耳目百體，以養所受之中，故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又使人漸而致之，積久而通焉，故入德也易而造道深。程朱之學所祖述者，蓋此也。自陽明王氏出，天下聰明秀傑之士，無慮皆棄程朱之說而從之。蓋苦其內之嚴且密，而樂王氏之疏也；苦其外之拘且詳，而樂王氏之簡也。……然由其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此朱子與象山辨難時即深用爲憂，而豫料其

末流之至于斯極也。

從程、朱之道，「精之可至於命，而粗亦不失爲寡過」，「人德也易而造道深」；從陽明之道，「醇者可以蹈道之大體而不能盡其精微，而駁者遂至於猖狂而無忌憚」；二者自有差別。顯然，這就是望溪先生選擇「學行繼程、朱之後」的考慮。

清前期儒者大多選擇「尊朱」、「從朱」這條路線，並「順理成章」地認爲「尊朱」固須「貶王」，「從朱」務必「攻王」。但方望溪不是，他對陽明先生以及「由其道」之「醇者」，仍不失敬重之心。這在他晚年所寫重建陽明祠堂記裏表現尤爲突出，特別表達了方望溪對「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的「理解之同情」與「同情之理解」：

自余有聞見百數十年間，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興鹿太常、容城孫徵君、睢州湯文正，其學皆以陽明王氏爲宗。鄙儒膚學，或剿程、朱之緒言，漫詆陽明，以釣聲名而逐勢利。故余於平生共學之友，窮在下者，則要以默識躬行；達而有特操者，則勸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標講學宗指。……嗟乎！質儒耳食，亦知陽明氏揭良知以爲教之本指乎？有明開國以來，淳朴之士風，至天順之初而一變。蓋由三楊忠衰於爵祿，以致天子之操柄，閣部之事權，陰爲王振、汪直輩所奪，而王文、萬安首附中官，竊據政府，忠良斥，廷杖開。士大夫之務進取者，漸失其羞惡是非之本心，而輕自陷於不仁不義。陽明氏目擊而心傷，以

爲人苟失其本心，則聰明入於機變，學問助其文深，不若固守其良知，尚不至梏亡而不遠於禽獸。至天啓中，魏黨肆毒，欲盡善人之類。太常、徵君目擊而心傷，且身急楊、左之難，故於陽明之說直指人心者，重有感發，而欲與學者共明之。然則此邦人士升斯堂者，宜思陽明之節義勳猷，忠節、徵君、文正之志事爲何如，而已之日有孜孜者爲何事，則有內愧而寢食無以自安者矣。又思陽明之門，如龍溪、心齋，有過言畸行，而未聞其變詐以趨權勢也。再傳以後，或流於禪寂，而未聞其貪鄙以毀廉隅也。若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乃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者，陽明氏之徒且羞與爲伍。

陽明「致良知」之教，一向被宗朱學者認爲是其用以與朱子「分庭抗禮」的理論武器。但也有爲之申辯者，如方望溪十分推崇的潛庵先生湯斌，就認爲「王守仁致良知之教，返本歸原，正以救末學之流弊」。望溪說湯斌之學「以陽明王氏爲宗」，其實湯潛庵嘗言其學宗程、朱：「反復審擇，知程、朱爲吾儒之正宗，欲求孔、孟之道而不由程、朱，猶航斷港絕潢而望至於海也，必不可得矣。故所學雖未能望程、朱之門牆，而不敢有他途之歸。」可知望溪先生對良知說的同情與理解，亦有所自。但他在祠堂記裏舊題重申，實寓「借題發揮」之意，矛頭所指，正是那些「口誦程、朱而私取所求」、「失其本心與穿窬爲類」，活躍於當時的偽朱子學者。由此見得，方望溪對陽明良知說的點贊，更有出自現實關懷的目的。他另一篇鹿忠節公祠堂記也有類似之說：